

# 紅樓夢

江天角韻

庚辰

題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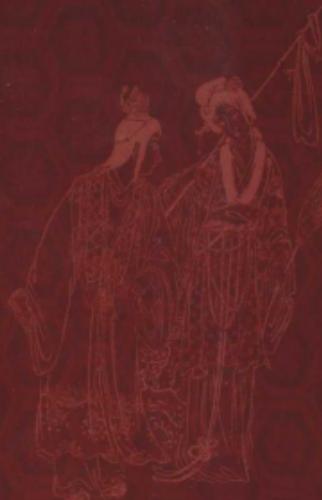
▼ 曹雪芹 高鶚 著 ▲



增補绣像典藏本

紅樓夢

# 紅樓夢



增補绣像典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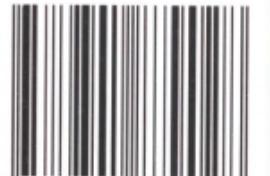
女人如花似仙好，才子如玉似珠香。

古今幾何在何方？一念悲歡誰可量。

心入三秋秋未老，人間空落落無常。

悲喜人生多變幻，是非恩怨誰能詳。

ISBN 7-80187-902-3



9 787801 879028 >

ISBN 7-80187-902-3/I·288

定价：65.00元（全三册）

# 紅樓夢

丁亥年題記



曹雪芹 高鶚 著



紅樓夢





#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8
第三回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13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20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26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33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40
第八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47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54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60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65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71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75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80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85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91





##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98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13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21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26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32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39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45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153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60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167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173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182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190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196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02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208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13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20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27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233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241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合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247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253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261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267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274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279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285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291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299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305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311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318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326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332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340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347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354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361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368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378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385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390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397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403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413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422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430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436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440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448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455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461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467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475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481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488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497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505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512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521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530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535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541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547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554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561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567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575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581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587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593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酸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599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604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609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凤月案	615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621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628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634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640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649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目惊心	655
第一零零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660
第一零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665
第一零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671
第一零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675
第一零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徐痛触前情	680
第一零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骢马使弹劾平安州	685
第一零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689
第一零七回	散馀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693
第一零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698
第一零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703
第一一零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诎失人心	709
第一一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714
第一一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719





第一一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姑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724
第一一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729
第一一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733
第一一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738
第一一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743
第一一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748
第一一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754
第一二零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761



##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且说迎春归去之后，邢夫人像没有这事，倒是王夫人抚养了一场，却甚实伤感，在房中自己叹息了一回。只见宝玉走来请安，看见王夫人脸上似有泪痕，也不敢坐，只在旁边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宝玉才捱上炕来，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王夫人见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为什么这样呆呆的？”宝玉道：“并不为什么，只是昨儿听见二姐姐这种光景，我实在替他受不得。虽不敢告诉老太太，却这两夜只是睡不着。我想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那里受得这样的委屈。况且二姐姐是个最懦弱的人，向来不会和人拌嘴，偏偏儿的遇见这样没人心的东西，竟一点儿不知道女人的苦处。”说着，几乎滴下泪来。王夫人道：“这也是没法儿的事。俗语说的，‘嫁出去的女孩子泼出去的水’，叫我能怎么样呢。”宝玉道：“我昨儿夜里倒想了一个主意，咱们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来，还叫他紫菱洲住着，仍旧我们姐妹弟兄们一块儿吃，一块儿玩，省得受孙家那混帐行子的气。等他来接咱们，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们留一百回，只说是老太太的主意。这个岂不好呢！”王夫人听了，又好笑，又好恼，说道：“你又发了呆气了，混说的是什么！凡做了女孩儿，终久是要出门子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里顾得，也只好看他的命运，碰得好就好，碰得不好也就没法儿。你难道没听见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里个个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况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妇，孙姑爷也还是年轻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新来乍到，自然要有些扭别的。过几年大家摸着脾气儿，生儿长女以后，那就好了。你断断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说起半个字，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快去干你的去罢，不要在这里混说。”说得宝玉也不敢作声，坐了一回，无精打采的出来了。憋着一肚子闷气，无处可泄，走到园中，一径往潇湘馆来。

刚进了门，便放声大哭起来。黛玉正在梳洗才毕，见宝玉这个光景，倒吓了一跳，问：“是怎么了？和谁怄了气了？”连问几声。宝玉低着头，伏在桌子上，呜呜咽咽，哭的说不出话来。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一会子问道：“到底是别人和你怄了气了，还是我得罪了你呢？”宝玉摇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么着为什么这么伤起心来？”宝玉道：“我只想着咱们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没有趣儿！”黛玉听了这话，更觉惊讶，道：“这是什么话，你真正发了疯了不成！”宝玉道：“也并不是我发疯，我告诉你，你也不能不伤心。前儿二姐姐回来的样子和那些话，你也都听见看见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时候，为什么要嫁？嫁出去受人家这般苦楚，还记得咱们初结‘海棠社’的时候，大家吟诗做东道，那时候何等热闹。如今宝姐姐家去了，连香菱也不能过来，二姐姐又出了门子了，几个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处，弄得这样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诉老太太接二姐姐回来，谁知太太不依，倒说我呆、混说，我又不敢言语。这不多几时，你瞧瞧，园中光景，已经大变了。若再过几年，又不知怎么样了。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里难受起来。”黛玉听了这番言语，把头渐渐的低了下去，身子渐渐的退至炕上，一言不发，叹了口气，便向里躺下去了。

紫鹃刚拿进茶来，见他两个这样，正在纳闷。只见袭人来了，进来看见宝玉，便道：“二爷在这





里呢么，老太太那里叫呢。我估量着二爷就是在这里。”黛玉听见是袭人，便欠身起来让坐。黛玉的两个眼圈儿已经哭的通红了。宝玉看见道：“妹妹，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些呆话，你也不用伤心。你要想我的话时，身子更要保重才好。你歇歇儿罢，老太太那边叫我，我看看去就来。”说着，往外走了。袭人悄问黛玉道：“你两个人又为什么？”黛玉道：“他为他二姐姐伤心，我是刚才眼睛发痒揉的，并不为什么。”袭人也不言语，忙跟了宝玉出来，各自散了。宝玉来到贾母那边，贾母却已经歇晌，只得回到怡红院。

到了午后，宝玉睡了中觉起来，甚觉无聊，随手拿了一本书看。袭人见他看书，忙去沏茶伺候。谁知宝玉拿的那本书却是《古乐府》，随手翻来，正看见曹孟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首，不觉刺心。因放下这一本，又拿一本看时，却是晋文，翻了几页，忽然把书掩上，托着腮，只管痴痴的坐着。袭人倒了茶来，见他这般光景便道：“你为什么又不看了？”宝玉也不答言，接过茶来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袭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也只管站在旁边呆呆的看着他。忽见宝玉站起来，嘴里咕咕哝哝的说道：“好一个‘放浪形骸之外’！”袭人听了，又好笑，又不敢问他，只得劝道：“你若不爱看这些书，不如还到园里逛逛，也省得闷出毛病来。”那宝玉只管口中答应，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

一时走到沁芳亭，但见萧疏景象，人去房空。又来至蘅芜院，更是香草依然，门窗掩闭。转过藕香榭来，远远的只见几个人在蓼溆一带栏杆上靠着，有几个小丫头蹲在地下找东西。宝玉轻轻的走在假山背后听着。只听一个说道：“看他洑上来不洑上来。”好似李纹的语音。一个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上来的。”这个却是探春的声音。一个又道：“是了，姐姐你别动，只管等着。他横竖上来。”一个又说：“上来了。”这两个是李绮邢岫烟的声儿。宝玉忍不住，拾了一块小砖头儿，往那水里一撂，咕咚一声，四个人都吓了一跳，惊讶道：“这是谁这么促狭？唬了我们一跳。”宝玉笑着从山子后直跳出来，笑道：“你们好乐啊，怎么不叫我一声儿？”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别人，必是二哥哥这样淘气。没什么说的，你好好儿的赔我们的鱼罢。刚才一个鱼上来，刚刚儿的要钓着，叫你唬跑了。”宝玉笑道：“你们在这里顽竟不找我，我还要罚你们呢。”大家笑了一回。宝玉道：“咱们大家今儿钓鱼占占谁的运气好。看谁钓得着就是他今年的运气好，钓不着就是他今年运气不好。咱们谁先钓？”探春便让李纹，李纹不肯。探春笑道：“这样就是我先钓。”回头向宝玉



说道：“二哥哥，你再赶走了我的鱼，我可不依了。”宝玉道：“头里原是我要唬你们顽，这会子你只管钓罢。”探春把丝绳抛下，没十来句话的工夫，就有一个杨叶窜儿吞着钩子把漂儿坠下去，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却活进的。侍书在满地上乱抓，两手捧着，搁在小磁坛内清水养着。探春把钓竿递与李纹。李纹也把钓竿垂下，但觉丝儿一动，忙挑起来，却是个空钩子。又垂下去，半晌钩丝一动，又挑起来，还是空钩子。李纹把那钩子拿上来一瞧，原来往里钩了。李纹笑道：“怪不得钓不着。”忙叫素云把钩子敲好了，换上新虫子，上边贴好了苇片儿。垂下去一会儿，见苇片直沉下去，急忙提起来，倒是一个二寸长的鲫瓜儿。李纹笑着道：“宝哥哥钓罢。”宝玉道：“索性三妹妹和邢妹妹钓了我再钓。”岫烟却不答言。只见李绮道：“宝哥哥先钓罢。”说着水面上起了一个泡儿。探春道：“不必尽着让了。你看那鱼都在三妹妹那边呢，还是三妹妹快着钓罢。”李绮笑着接了钓竿儿，果然沉下去就钓了一个。然后岫烟也钓着了一个，随将竿子仍旧递给探春，探春才递与宝玉。宝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矶，坐在池边钓起来，岂知那水里的鱼看见人影儿，都躲到别处去了。宝玉抡着钓竿等了半天，那钓丝儿动也不动。刚有一个鱼儿在水边吐沫，宝玉把竿子一幌，又唬走了。急的宝玉道：“我最是个性儿急的人，他偏性儿慢，这可怎么样呢。好鱼儿，快来罢！你也成全成全我呢。”说得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见钓丝微微一动。宝玉喜得满怀，用力往上一兜，把钓竿往石上一碰，折作两段，丝也振断了，钩子也不知往那里去了。众人越发笑起来。探春道：“再没见像你这样卤人。”

正说着，只见麝月慌慌张张的跑来说：“二爷，老太太醒了，叫你快去呢。”五个人都唬了一跳。探春便问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爷什么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听见说是什么闹破了，叫宝玉来问，还要叫琏二奶奶一块儿查问呢。”吓得宝玉发了一回呆，说道：“不知又是那个丫头遭了瘟了。”探春道：“不知什么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么信，先叫麝月来告诉我们一声儿。”说着，便同李纹李绮岫烟走了。

宝玉走到贾母房中，只见王夫人陪着贾母摸牌。宝玉看见无事，才把心放下了一半。贾母见他进来，便问道：“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时候，后来亏了一个疯和尚和个癞道士治好了的。那会子病里，你觉得是怎么样？”宝玉想了一回，道：“我记得得病的时候儿，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地里有





人把我拦头一棍，疼的眼睛前头漆黑，看见满屋子里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举棒的恶鬼。躺在炕上，觉得脑袋上加了几个脑箍似的。以后便疼的什么也不知道了。到好的时候，又记得堂屋里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里来，那些鬼都跑着躲避，便不见了。我的头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贾母告诉王夫人道：“这个样儿也就差不多了。”

说着凤姐也进来了，见了贾母，又回身见过了王夫人，说道：“老祖宗要问我什么？”贾母道：“你前年害了邪病，你还记得怎么样？”凤姐儿笑道：“我也不很记得了。但觉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些鬼怪拉扯要我杀人才好，有什么，拿什么，见什么，杀什么。自己原觉很乏，只是不能住手。”贾母道：“好的时候还记得么？”凤姐道：“好的时候好像空中有人说了几句话似的，却不记得说什么来着。”贾母道：“这么看起来竟是他了。他姐儿两个病中的光景和才说的一样。这老东西竟这样坏心，宝玉枉认了他做干妈。倒是这个和尚道人，阿弥陀佛，才是救宝玉性命的，只是没有报答他。”凤姐道：“怎么老太太想起我们的病来呢？”贾母道：“你问你太太去，我懒得说。”王夫人道：“才刚老爷进来说起宝玉的干妈竟是个混帐东西，邪魔外道的。如今闹破了，被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监，要问死罪的了，前几天被人告发的。那个人叫做什么潘三保，有一所房子卖与斜对过当铺里。这房子加了几倍价钱，潘三保还要加，当铺里那里还肯。潘三保便买嘱了这老东西，因他常到当铺里去，那当铺里人的内眷都与他好的。他就使了个法儿，叫人家的内人便得了邪病，家翻宅乱起来。他又去说这个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马纸钱烧献了，果然见效。他又向人家内眷们要了十几两银子。岂知老佛爷有眼，应该败露了。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个绢包儿。当铺里人捡起来一看，里头有许多纸人，还有四丸子很香的香。正诧异着呢，那老东西倒回来找这绢包儿。这里的人就把他拿住，身边一搜，搜出一个匣子，里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两个魔王，还有七根朱红绣花针。立时送到锦衣府去，问出许多官员家大户太太姑娘们的隐情事来。所以知会了营里，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几匣子闹香。炕背后空屋子里挂着一盏七星灯，灯下有几个草人，有头上戴着脑箍的，有胸前穿着钉子的，有项上拴着锁子的。柜子里无数纸人儿，底下几篇小帐，上面记着某家验过，应找银若干。得人家油钱香分也不计其数。”凤姐道：“咱们的病，一准是他。我记得咱们病后，那老妖精向赵姨娘处来过几次，要向赵姨娘讨银子，见了我，便脸上变貌变色，两眼黧鸡似的。我当初还猜疑了几遍，总不知什么原故。如今说起来，却原来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这里当家，自然惹人恨怨，怪不得人治我。宝玉可和人有什么仇呢，忍得下这样毒手。”贾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宝玉不疼环儿，竟给你们种了毒了呢。”王夫人道：“这老货已经问了罪，决不好叫他来对证。没有对证，赵姨娘那里肯认帐。事情又大，闹出来，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己败露的。”贾母道：“你这话说的也是，这样事，没有对证，也难作准。只是佛爷菩萨看的真，他们姐儿两个，如今又比谁不济了呢。罢了，过去的事，凤哥儿也不必提了。今日你和你太太都在我这边吃了晚饭再过去罢。”遂叫鸳鸯琥珀等传饭。凤姐赶忙笑道：“怎么老祖宗倒操起心来！”王夫人也笑了。只见外头几个媳妇伺候。凤姐连忙告诉小丫头子传饭：“我和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正说着，只见玉钏儿走来对王夫人道：“老爷要找一件什么东西，请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饭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贾母道：“你去罢，保不住你老爷有要紧的事。”王夫人答应着，便留下凤姐儿伺候，自己退了出来。

回至房中，和贾政说了些闲话，把东西找了出来。贾政便问道：“迎儿已经回去了，他在孙家怎么样？”王夫人道：“迎丫头一肚子眼泪，说孙姑爷凶横的了不得。”因把迎春的话述了一遍。贾政叹道：“我原知不是对头，无奈大老爷已说定了，教我也没法。不过迎丫头受些委屈罢了。”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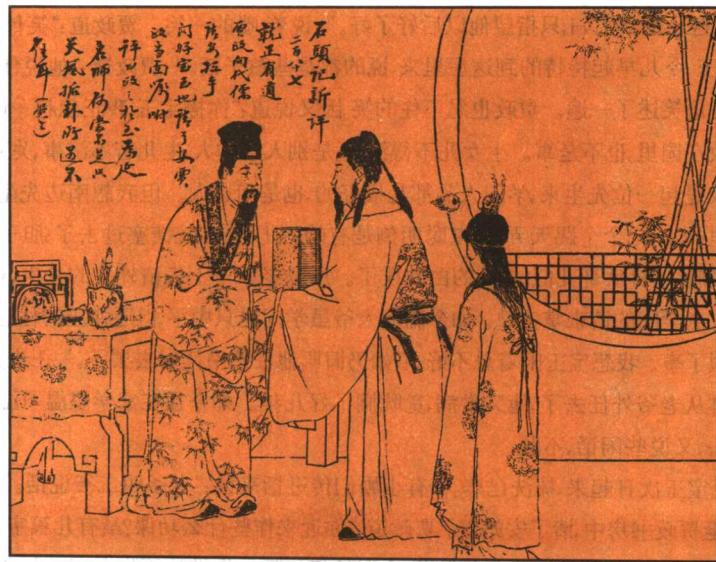
夫人道：“这还是新媳妇，只指望他以后好了好。”说着，嗤的一笑。贾政道：“笑什么？”王夫人道：“我笑宝玉，今儿早起特特的到这屋里来，说的都是些孩子话。”贾政道：“他说什么？”王夫人把宝玉的言语笑述了一遍。贾政也忍不住的笑，因又说道：“你提宝玉，我正想起一件事来。这小孩子天天放在园里，也不是事。生女儿不得济，还是别人家的人，生儿若不济事，关系非浅。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学问人品都是极好的，也是南边人。但我想南边先生性情最是和平，咱们城里的小孩，个个踢天弄井，鬼聪明倒是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过去了，胆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给没脸，一日哄哥儿似的，没的白耽误了。所以老辈子不肯请外头的先生，只在本家择出有年纪再有点学问的请来掌家塾。如今儒太太爷虽学问也只中平，但还弹压的住这些小孩子，不至以颟顸了事。我想宝玉闲着总不好，不如仍旧叫他家塾中读书去罢了。”王夫人道：“老爷说的很是。自从老爷外任去了，他又常病，竟耽搁了好几年。如今且在家学里温习温习，也是好的。”贾政点头，又说些闲话，不题。

且说宝玉次日起来，梳洗已毕，早有小厮们传进话来说：“老爷叫二爷说话。”宝玉忙整理了衣服，来至贾政书房中，请了安站着。贾政道：“你近来作些什么功课？虽有几篇字，也算不得什么。我看你近来的光景，越发比头几年散荡了，况且每每听见你推病不肯念书。如今可大好了，我还听见你天天在园子里和姊妹们顽闹，甚至和那些丫头们混闹，把自己的正经事，总丢在脑袋后头。就是做得几句诗词，也并不怎么样，有什么稀罕处！比如应试选举，到底以文章为主，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儿工夫。我可嘱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单要学习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遂叫李贵来，说：“明儿一早，传焙茗跟了宝玉去收拾应念的书籍，一齐拿过来我看看，亲自送他到家学里去。”喝命宝玉：“去罢！明日起来见我。”宝玉听了，半日竟无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红院来。

袭人正在着急听信，见说取书，倒也欢喜。独是宝玉要人即刻送信与贾母，欲叫拦阻。贾母得信，便命人叫过宝玉来，告诉他说：“只管放心先去，别叫你老子生气。有什么难为你，有我呢。”宝玉没法，只得回来嘱咐了丫头们：“明日早早叫我，老爷要等着送我到家学里去呢。”袭人等答应了，同麝月两个倒替着醒了一夜。

次日一早，袭人便叫醒宝玉，梳洗了，换了衣服，打发小丫头子传了焙茗在二门上伺候，拿着书籍等物。袭人又催了两遍，宝玉只得出来过贾政书房中来，先打听“老爷过来了没有？”书房中小厮答应：“方才一位清客相公请老爷回话，里边说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宝玉听了，心里稍稍安顿，连忙到贾政这边来。恰好贾政着人来叫，宝玉便跟着进去。贾政不免又嘱咐几句话，带了宝玉上了车，焙茗拿着书籍，一直到家塾中来。

早有人先抢一步回代儒说：“老爷来了。”代儒站起身来，贾政早已走入，向代儒请了安。代儒拉着手问了好，又问：“老太太近日安么？”宝玉过来也请了安。贾政站着，请代儒坐了，然后坐下。贾政道：“我今日自己送他来，因要求托一番。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们混闹，虽懂得几句诗词，也是胡诌乱道的；就是好了，也不过是风云月露，与一生的正事毫无关涉。”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还体面，灵性也还去得，为什么不念书，只是心野贪顽。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的，只要发达了以后，再学还不迟呢。”贾政道：“原是如此。目今只求叫他读书、讲书、作文章。倘或不听教训，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管教他，才不至有名无实的白耽误了他的一世。”说毕，站起来又作了一个揖，然后说了些闲话，才辞了出去。代儒送至门首，说：“老太太前替我问好，请安罢。”贾政答应着，自己上车去了。



代儒回身进来，看见宝玉在西南角靠窗户摆着一张花梨小桌，右边堆下两套旧书，薄薄儿的一篇文章，叫焙茗将纸墨笔砚都搁在抽屉里藏着。代儒道：“宝玉，我听说你前儿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宝玉站起来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论起来，你可也该用功了。你父亲望你成人恳切的很。你且把从前念过的书，打头儿理一遍。每日早起理书，饭后写字，晌午讲书，念几遍文章就是了。”宝玉答应了个“是”，回身坐下时，不免四面一看。见昔时金荣辈不见了几个，又添了几个小学生，都是些粗俗异常的。忽然想起秦钟来，如今没有一个做得伴说句知心话儿的，心上凄然不乐，却不敢作声，只是闷着看书。代儒告诉宝玉道：“今日头一天，早些放你家去罢。明日要讲书了。但是你又不是很愚夯的，明日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章书我听，试试你近来的工课何如，我才晓得你到怎么个分儿上头。”说得宝玉心中乱跳。欲知明日听解何如，且听下回分解。